

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中文散文組優選

過客

望向無際的穹天，一陣風雨，吹破了樹上的招貼，吹散了樹下的人群，吹啞了蟬，吹冷了江，也吹來了一陣憂憂之音，蒼茫又蒼傷，此時一片飛燕正墜入晚霞，伴隨著卻是我對生命無比征忡的愁悵，今天是除夕夜——而我……

「阿孫，下午要不要跟阿公去工地?」、「阿孫，想不想吃麵包?」這是八歲那年盛夏的故事。太陽的碎屑，灑在高大的相思樹上，而我在樹下拿著鏟子挖起地上肥沃的土壤開始堆起了城堡，腦海裡想像著我的家，絞盡腦汁想刻畫出它的模樣，試圖著想堆出一棟和內心般一樣的幸福高樓。太陽走了，像喝多了酒，果然跌倒了，在天的盡頭，我們也是時候該回家了，我放下了手上的鏟子，撿起水溝旁的石頭為我的城堡建上最穩固的城牆，而我自私的只想獨享，還費盡全力搬來顆大石頭就想鎖住那份幸福，期待下次我的到來。開往回家的路上，爺爺總會特別繞去麵包店帶我去買麵包，每次我就只會選我最愛的十五元甜甜圈。每當爺爺還在等領發票時，我正加快著腳步跑回車上，跳上座椅坐好了。當咬下的那刻，臉上黏滿了糖如花斑貓突然竄出了街口，爺爺總是叫我照照後照鏡，而我一邊吃一邊嘴角還會微揚露出內心的雀躍，完全無法隱藏那股已湧上心沙的浪花，我的肚子再也不是被麵粉給佔據而是被滿滿的愛給填滿。回家的路上，爺爺載著我就像開在布滿玫瑰花瓣的道路，而奶奶在家已準備好晚餐，等著我們回家享用。

六歲那年，我抓住了一隻蝶，以為抓住了夏天；八歲這天，我牽著他們的手，以為那是一輩子。我們家是個大家庭，親戚都同住一個屋簷下，為經營土木公司，爺爺是公司老闆，那年爺爺轉讓給叔叔經營，因為叔叔做事凡是好高騖遠，總是好吃懶惰和投機取巧，把爺爺給他打好的江山，一日復一日慢慢地侵蝕殆盡。因人為所做經營不善而造成了公司的財政危機必須面臨關門倒閉，因此我們所居住的房子被銀行強制索取拍賣抵債。陸續一樁又一樁的家庭紛爭開始浮出了檯面，而當時的我是個孩子根本沒有說話的餘地，常常夾在大人間的縫隙裡，我曾經被家庭壓力的漩渦捲到湖底而差點溺斃，無能為力的我只能每天默默的祈求，希望神能聽見我的呼喊，不吝嗇的能拉我一把。半年多來的空氣總是充滿不愉快的氛圍，最後大家商議後，決定分家。回到當初我蓋城堡的土地，肥沃的土壤已成一盤散沙，而我的城堡已被埋上一層層厚土，昨日的模樣再也無法堆出。此時我的心向震碎的杯子，已裝不下任何快樂，無奈地只能站在原地，兀自聽著沒有方向的風，吹來陣陣憂悒。

分家後的我們，每逢佳節，我明白那張圓餐桌再也不會滿座，如果你們和我能看著同一顆月亮一起吃著手裡的那碗飯，我已感到滿足。每當我接起了爺爺和奶奶的電話，我們總是有說有笑的聊著，卻可聽出話語間他們倒盡了內心裡無限的思念。此時的我夾藏起私密的傾訴，隱匿起悲傷的微醜為甜，從眼眶深邃裡溢出，汨汨流淌在眉間唇際，傾瀉著，垂滴著被濃縮的心曲。如果可以住在電影裡，會不會比較快樂？

回頭仰望舊家，今天沒有陽光坐在瓦上，是因為陰天，而且瓦片也未免太滑。一大群青苔在瓦上書寫殘餘的記事，情感漸漸斑駁漸漸剝落，相關的注釋全交給花崗石階，它會永恆地向後來者述說湮遠的軼事。